



扬州文化通论

◎
赵昌智
主编

YANG ZHOU WEN HUA
TONG LUN

广陵书社

扬州文化通论

主编

YANG ZHOU WEN HUA
TONG LU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扬州文化通论 / 赵昌智主编.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1.3

ISBN 978-7-80694-653-4

I. ①扬… II. ①赵… III. ①文化史—研究—扬州市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0777号

书 名 扬州文化通论

主 编 赵昌智

责任编辑 胡 珍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653-4

定 价 40.00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扬州文化通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袁秋年

主 编 赵昌智

副 主 编 韦明铤 曹永森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章涛 韦明铤 朱宗宙

朱福炷 余大庆 林 海

赵昌智 黄继林 曹永森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扬州文化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	2
第二节 扬州建制的历史沿革	5
第三节 扬州文化的内在结构	11
第二章 扬州文化鸟瞰	16
第一节 扬州的先民与文化	17
第二节 扬州的政治与文化	21
第三节 扬州的交通与文化	26
第四节 扬州的军事与文化	31
第三章 扬州的学术文化	36
第一节 扬州的哲学	37
第二节 扬州的史学	52
第三节 扬州的小学	66
第四节 扬州的经学	85
第四章 扬州的艺术文化	99
第一节 扬州的文学	101
第二节 扬州的书画	113
第三节 扬州的篆刻	126
第四节 扬州的园林	132
第五节 扬州的戏曲	146

第六节 扬州的音舞	160
第五章 扬州的技术文化	174
第一节 扬州古代科技的萌芽	175
第二节 扬州古代科技的形成	177
第三节 扬州古代科技的发展	187
第四节 扬州古代科技的持续	201
第六章 扬州的风俗文化	221
第一节 扬州风俗的历史演化	222
第二节 扬州风俗的基本特征	230
第三节 扬州风俗的文献研究	235
第七章 扬州的盐商文化	256
第一节 扬州盐商与城市建设	259
第二节 扬州盐商与诗文集会	261
第三节 扬州盐商与图书刊刻	262
第四节 扬州盐商与书院教育	264
第五节 扬州盐商与戏曲文化	266
第六节 扬州盐商与书画市场	267
第七节 扬州盐商与人文关怀	268
第八章 扬州文化的特征和性质	270
第一节 扬州文化的气候与土壤	271
第二节 扬州文化的重心与辐射	288
第三节 扬州文化的交融与集粹	306
第四节 扬州文化的积累与推进	313
第五节 扬州文化的绝妙与精微	320
第九章 扬州文化的精神和价值	327
第一节 扬州文化的人文精神	328
第二节 扬州文化的价值体系	353
第十章 扬州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369
第一节 扬州文化的地位	370
第二节 扬州的学者人才库	373

第三节	扬州的艺人百花园	381
第四节	扬州的工匠竞技场	386
第五节	扬州文化的影响	393
第十一章	扬州文化与现代化	403
第一节	扬州文化的百年变迁	403
第二节	扬州文化的现代转换	417
第三节	扬州文化的综合创新	426
后 记		430

第一章 绪 论

扬州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扬州及其不同时代所领辖的地区,创造和积累了别具光彩的地域文化,并辐射和覆盖了更为广大的区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称之为“扬州文化”、“维扬文化”或“淮扬文化”。

在研究扬州文化的时候,必须弄清“扬州”这个名称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避免张冠李戴、名不副实;同时必须界定“扬州”的历史地域范围,避免无限扩大或狭隘理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扬州文化的人文价值与历史地位。

“扬州”这一名称最早出自《尚书·禹贡》。《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该书究竟作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论。顾颉刚主张作于战国时期,“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这一说法把《禹贡》的成书推得太迟。近来有学者认为是在孔子时期,或竟是孔子所作。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禹贡》称,大禹在治水的同时,顺着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根据土地的肥瘠、出产的多寡,作了种种标志,分天下为九州。其次序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扬州”为九州之一,曰“淮、海惟扬州”。应该说,这是前人在十分有限的地理知识条件下,通过推想、假设而构造出来的地理概念。《禹贡》中的“淮、海惟扬州”,实际上把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乃至广东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内了。后来作为具体行政区划的扬州,毫无疑问包含在这个范围广袤的扬州

之内,但两者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了解了扬州的历史地理沿革,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扬州文化的兴衰历程与历史形象,在此基础上确定扬州文化的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

第一节 扬州文化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方法

一、扬州文化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作用与地位日渐突出,其作用与意义不再局限于精神领域。文化在经济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中的位次。在这种全新视角下,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扬州历史文化作为扬州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以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光大,使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在新的时代得到新的阐释和展示,并为新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无疑是当今扬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各种目的和动机,从而产生不同的路径,采用不同的方法。需要明确的是,今天我们研究扬州历史文化,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满足狭隘的乡土情结,也不是为了寻求研究者个体的“知性快乐”,而是为了“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这一宏伟目标。具体而言,我们要达到这样两个目的:一是促进文化自身建设。建设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在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维系地方文化发展命脉、保持自身特色,使其耸立于中华文化之林的重要保证。通过对扬州文化全面客观的审视,对其精华与糟粕、优长与缺失作出科学的梳理和抉择,有助于重塑扬州人文精神,形成既符合时代

潮流,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扬州地方文化。二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将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这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成功的例证。我们今天研究扬州文化,也要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努力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为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扬州文化研究的方法

扬州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活于江淮之间的扬州人,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精致入微、孜孜不倦的文化精神,创造出具有丰富内涵、独特个性和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扬州文化在众多领域数峰并峙、文化命脉千年不衰的文化现象,已成为研究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丰厚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作为曾经创造出如此灿烂文化的先人的后代,我们在为先辈感到骄傲的同时,更感到我们身上所肩负的继承与创新的责任之重。百余年来,这种继承与创新不曾中断过。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扬州人的文化创新意识愈加强烈,在扬州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李廷先的《唐代扬州史考》,韦明铤的《扬州文化谈片》,朱江的《扬州园林品赏录》,韦人的《扬州戏考》与《扬州清曲》,赵昌智等主编的《扬州文化丛书》与《扬州八怪人物传记丛书》,田汉云点校的《新编汪中集》,张连生、秦跃宇点校的《宝应刘氏集》,李坦、刘立人、陈应中等编选的《扬州历代诗词》,等等。

但是,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近年来的扬州文化研究,就会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对扬州文化缺乏总体把握。不善于把扬州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不善于把扬州文化与经济、政治联系起来研究,也不善于把扬州文化与相邻区域或同类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因而一些研究结论失之偏颇,缺乏说服力。二是对扬州文化的主体缺乏准确的认识。中国文化的多重特征在扬州文化上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就使扬州文化呈现出高雅与通俗、文人文化与平民文化、理念文化与具象文化、创造性文化与消

费性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状况。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常常手足无措,将其简单化、表象化甚至庸俗化。三是对扬州人文精神缺乏本质了解。作为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扬州传统文化,必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作为一种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创造出令人称羨成就的扬州文化,其精神内核或主流必定是健康向上、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的,具体而言就是忠诚不二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这是扬州几经战火毁灭而又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扬州人能把各种技术、艺术、学术推向极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看不到这一点,有意或无意夸大扬州文化的某一面,则不利于扬州文化建设。

鉴于这种情况,今后的扬州文化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才可望走上宽阔的科学大道,取得崭新的成果。

第一,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命运处于非常复杂的境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成为考验现代人智慧的一大难题。站在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将会对同一个历史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对我们今天的行为取舍产生直接的影响。面对理论和学术界的诸多纷争,正确的态度仍是批判继承,创新发展。这是百年来经验的总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态度,应当成为我们研究扬州文化时始终坚持的方向。

第二,广泛采用新的方法。时代的发展已经进入到 21 世纪,扬州正大步迈向现代化。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扬州文化研究必须站在新的基点上,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和气魄,大胆吸收各种对我有益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推动扬州文化研究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学术发展史证明,科学研究的突破,往往以先进的研究方法为先导,扬州文化研究的突破也必须借助现代科学方法的推动。我们的研究要在现有基础之上,运用文化发生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采用进化论的历史方法、心理学的历史方法、社会学的历史方法、功能论的历史方法等,对扬州文化的社会、经济、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历史事象,尽可能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立体的、完整的、多层次的、跨学科的、交叉式的、开放型的研究,争取建立起对扬

州文化给予充分理论说明并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特别要注意吸收现代科学所倡导的实证方法,以改变以往文化史研究中罗列史实、缺乏思辨、轻下结论的不良学风,通过细心的辨析和精心的求证,从丰富的史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三,努力拓展研究的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今天我们的研究队伍和研究者的科研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壮大和提高,使得我们有可能、有能力拓展研究领域。比如开展扬州断代史研究,分别对汉代扬州、隋唐扬州、明清扬州展开较为全面、较深层次的研究;比如对扬州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董仲舒、杜牧、欧阳修等在扬州的活动进行专门的研究,等等。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条件和可能,逐步推进综合研究,如扬州文化的发生及断代特征,扬州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辐射及自身发展,扬州文化的性质及特色,扬州文化的价值体系及人文精神,等等。

第四,充分积聚研究的力量。从总体上看,扬州已经拥有一批研究地方文化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其中不乏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加之近几年成立的扬州文化研究所、扬州文化研究会、扬州学派研究会、扬州大学建立的扬州文化研究中心,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组织程度,为今后的协作攻关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学术机构在交换资料、沟通信息、探讨问题方面的作用,集思广益,合力攻关,改变以往单个研究、孤立作战的状况。必要时,还可以吸收外地以及国外学者参与重大课题研究,努力做出一些大文章,使扬州文化研究跨上新台阶。

第二节 扬州建制的历史沿革

研究扬州文化的首要前提是明确扬州文化的覆盖范围。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扬州的地理范围及所辖地区屡有变化。反映在历史记载中就是“扬州”、“维扬”、“广陵”、“江都”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与特定的朝代相联系,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印记。明确其对应的

关系,也就掌握了进入那一段历史的钥匙。至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很多情况下出于政治及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不是文化自身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调整虽然会对扬州文化的形成演变产生影响,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种具有共同表征的地域文化,扬州文化还是以自身特有的凝聚力和辐射性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区域文化。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准确地界定扬州的历史区域范围,避免无限地扩大或作狭隘的理解,从而展开对扬州文化的科学研究。

在历史上,“扬州”这一地名屡有变化;作为行政区域,其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今天人们所说的扬州,春秋时称邗,战国时称广陵,西汉为吴国、江都国、广陵国,东汉至两晋为广陵郡,刘宋改南兖州,北齐改东广州,北周改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置扬州总管府,今扬州始有“扬州”之名。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复改扬州为江都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又改为兖州,六年(623)又改为邗州,九年(626)复改为扬州,置大都督府。一般而言,自此时起,今扬州才享有“扬州”的专名。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一度又改扬州为广陵郡。直到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方又改回为扬州,扬州之名才算定型。其后,扬州之名便不再有大的改动。

历代扬州辖区的变化相当频繁,可作以下简略归纳:

东周敬王姬匄三十四年(前486),是为吴王夫差十年,于长江下游北岸“城邗,沟通江、淮”。在此期间,扬州先属吴国,越灭吴后扬州属越,后越为楚所灭,扬州属楚。

秦始皇嬴政时(前221—前210),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广陵属九江郡。郡治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汉代,扬州在很长时间都是封国所在地,西汉高祖刘邦六年(前201),封从兄刘贾为荆王,广陵属荆国,荆王都于吴。高祖十二年(前195),改荆国为吴国,封兄刘仲子刘濞为吴王,都广陵。景帝刘启前元四年(前153),改吴国为江都国,迁皇子原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武帝刘彻元狩三年(前120),改江都国为广陵国,封皇子刘胥为

广陵王。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在全国设十三州刺史部,广陵国属徐州刺史部。元帝刘奭初元二年(前47),封刘胥子刘霸为广陵王。王莽始建国元年(9),废广陵国为江平郡。此后,在东汉的绝大多数时间,扬州为广陵郡,只有明帝刘庄永平元年(58),改广陵郡为广陵国,迁山阳王刘荆为广陵王。汉代扬州的辖制范围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八年(42)曾达到十一个县,即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宿迁县)、东阳(泰州、东台、泰兴、如皋、通州、海门兼兴化一隅)、射阳(淮安、宝应、盐城交界处)、盐渎(盐城、兴化)、舆(仪征)、堂邑(六合)、海西(海州)。

三国至东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地处江、淮之间的扬州,治所为广陵郡,郡治却屡屡在淮阴、射阳和广陵之间迁徙。其辖制范围少时仅有淮阴、凌、海西、淮浦四县(三国魏国时期),多时有淮阴、射阳、舆、海陵、广陵、盐渎、淮浦、江都(西晋武帝太康三年时期,即公元282年)。

隋炀帝杨广大业初(605),废总管府,置江都郡,下辖江阳、江都、海陵、宁海(太兴东境、如皋)、高邮、安宜、山阳、盱眙、盐城、清流(滁州)、全椒、六合、永福(天长)、句容、延陵(丹阳)等十六个县。

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在扬州设大都督府,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下辖江都、江阴、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诸县。

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扬州属淮南道。太宗贞观十年(636),改大都督府为都督府,督扬、滁、常、润、和、宣、歙七州。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分江都县地另置江阳县。

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设淮南道治所于扬州。

肃宗李亨至德元年(756),置淮南节度使,辖广陵等十三郡。广陵郡下辖七个县: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肃宗至德二年(757),复改广陵郡为扬州。

昭宗李晔天复二年(902),封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为吴王,都扬州。

杨吴太祖杨行密时(902—905),立江都府。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废江都府,立广陵郡。升高邮、天长县为军。广陵郡下辖三个县:江都、广陵、六合。

太宗赵灵淳化四年(993),分全国为十道,扬州属淮南道。广陵郡下辖三个县:江都、广陵、天长。至道三年(997),分全国为十五路,扬州为淮南路。

仁宗赵祯皇祐三年(1051),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扬州为淮南东路。

神宗赵顼熙宁五年(1072),广陵县并入江都县,改高邮军为高邮县。广陵郡下辖三个县:江都、高邮、天长。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复置高邮军,隶属淮南东路。广陵郡下辖两个县:江都、天长。

高宗赵构建炎间(1127—1130),复置广陵县,升天长县为天长军。广陵郡下辖两个县:江都、广陵。绍兴五年(1135),将原属泰州的太兴县划入广陵郡。高邮县仍属广陵郡。广陵郡下辖四个县:江都、广陵、高邮、太兴。绍兴十年(1140),太兴县仍划归泰州。绍兴十二年(1142),太兴县又划入广陵郡。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邮又升为军。广陵郡下辖三个县:江都、广陵、太兴。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置大都督府及江淮等处行省于扬州。至元十四年(1277),改大都督府为扬州路总管府,下设录事司,辖江都、泰兴两县。至元十五年(1278),设淮东道宣慰司,扬州路隶属于该司。至元十九年(1282),废宣慰司,以扬州路总管府隶属于江淮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迁江淮行省于杭州,复立宣慰司统辖扬州路。扬州路下辖高邮府及真、滁、通、泰、崇明五个州。至元二十三年(1286),废宣慰司,江淮行省仍迁治于扬州。后江淮行省又迁治于汴梁路,复立淮东道宣慰司。

顺帝妥懽帖睦尔至正十二年(1352),设淮南行省于扬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取扬州,设江淮翼元帅府,后改江南分枢密院,立惟扬府。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改惟扬府为扬州府。扬州府下

辖高邮、通、泰三州,江都、太兴、仪征、如皋、海门、兴化、宝应、六合、崇明九县。洪武二十三年(1390),分六合属应天府,崇明属苏州府。扬州府下辖三个州、七个县。

清世祖福临顺治时(1644—1661),以扬州府隶属于江南布政使司,下辖州县如故。

圣祖玄烨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陷于海,县废,并入通州后置海门厅。扬州府下辖高邮、通、泰三州及江都、太兴、仪征、如皋、兴化、宝应六县。

世宗胤禛雍正三年(1725),另分通州,直属江南省,以太兴、如皋属之。扬州府下辖泰州、高邮二州及江都、仪征、兴化、宝应四县。雍正十年(1732),分江都县地另置甘泉县。

高宗弘历乾隆三十三年(1768),分泰州地另置东台县。扬州府下辖泰州、高邮两州及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六县。

从以上历史区域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上扬州的行政区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其范围时大时小。先秦之际范围较小,自汉代起范围扩大,隋代时地域范围最广,达十六县之多,覆盖范围相当于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安徽滁县以东地区。自唐代起,地域范围开始缩小。高祖武德九年(626),扬州下辖江都、江阴、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诸县,比隋代明显缩小,但覆盖范围仍达到今安徽天长、江苏六合以东至东台、如东,长江以北至兴化等地。这种变动,到清代基本稳定下来。新中国建立后设立扬州地区专员公署,1983年实行地区改市制度,其辖境与清代相当。1996年后析出泰州、兴化、泰兴、泰县、靖江另设泰州市,扬州市辖江都、高邮、宝应、仪征四县市及广陵、邗江、维扬三个区。需要注意的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区域变动中,作为今天扬州构成主体的广陵、邗江、江都、仪征、高邮、宝应,基本上或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处于扬州的行政范围内,因而成为构成扬州这一区域文化的主体。

同时,自古以来扬州一直是道、路、州、郡的治所所在,国家倚为屏障的王国的都城,执掌、治理、节制广大地区军政的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扬州元帅府、淮南东路长官署的驻节之地,清代的

两淮盐政、两淮盐运使也坐镇扬州。这些名称大多离不开一个“淮”字,这是扬州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所决定的。而这些重要官署的驻节,又使扬州成为政治变化、经济动态、军事行动和交通状况的最敏感的神经,从而形成了文化上的地域特色。特别是扬州交通枢纽的地位,使扬州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一泻千里的开放性、不拘一格的通达性和善于提炼的精致性。我们说扬州及其周边地区是淮扬文化的中心,由此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扬州或淮扬地域文化,决非夸大和溢美之词,而是被历史所证实的。见诸中国文化史的扬州学派、扬州画派、扬州戏曲、扬州琴派、扬州棋派、扬州园林、扬州盆景、扬州雕版印刷、扬州工艺美术、扬州烹饪技艺等等,无不说明了扬州文化的独到理念和特有风格。

更深一步考察历史上扬州行政区划的变化,就会发现: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存在着既交叉重合,又不完全吻合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两者的不同性质决定的:行政区域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域则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前者是人为划分的,后者则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中形成的。行政区域的划分可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未必以文化区域的性质作为划分依据,这样划分的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之间在地理范围上存在较大差异;而当行政区域的划分主要依据区域文化特征进行时,这种行政区域就具有文化区域的性质,实现二者的重合。以此来看,在清代以前,这两者在扬州主要表现为交叉关系,到了清代才表现为重合关系。文化区域具有稳定的特征,行政区域则具有变动性强的特征,这种变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体现,自然也会对文化区域的发展产生作用。其作用方式,主要通过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辐射来产生作用,因而成为形成今天扬州地域文化的客观条件。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就能对历史上产生的有关扬州的一些错误地理概念加以辨析。比如:“淮、海惟扬州”的“惟”字通“维”,明初置“维扬府”,后改为“扬州府”的看法;将梁代殷芸的《小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当作今日扬州的看法;把东晋佛驮跋陀罗在“扬都”(今南京)道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